

第一章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暖氣的包圍裏，櫻桃園發散着優美的香氣。正午，當太陽溫暖的時候，各處隱蔽的角落裏，悲悽的，幾乎感覺不到的櫻桃樹皮的氣味，攪和着融雪的淡薄的濕氣，攪和着從雪和朽葉裏透露出來的大地的強烈陳舊的芳香。這種清麗的混雜的香氣，頑強的漂蕩在果園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臨，直到月亮的綠色尖角穿過了赤裸的樹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雪上散布着牠們的點點的足跡的時候。

但是以後，風從草原的丘頂上把寒霜燒壞了的苦蓬的苦氣息吹進了果園，白天的氣味和聲息被吞沒了，而在那蘆蒿上面，在那叢林上面，在那在收割以後的田裏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像一隻灰色的狼，靜靜的從東方出來，把拉長了的黃昏陰影，足跡一般的留在草原上。

一九三〇年正月的一個傍晚，一位騎者沿着那從草原通到格內米雅其谷間的村落去的小路馳走。到溪邊，他勒住了他那匹在腿根上蒙了一層霜的疲倦的馬，跳了下來。在那沿小路兩邊伸展着的果園的黑暗深處的上面，在那島嶼一般的白楊樹林的上面，下弦月高高的掛着。小路是黑闇而又寂靜的。溪流那邊的什麼地方，一條狗在喧嘩的吠着，一點黃色的燈光照射了出來。騎者貪饞的吸着寒冷的空氣，從容的脫下一隻手套，點起一枝香煙。然後，他拉緊馬的肚帶，用指頭伸到鞍褥下面去，於是探了探他那汗透了的馬的背上的潤濕的溫度以後，又把他那龐大的軀體從容的翻上了馬鞍。他開始涉過那條就是在深冬也沒有結

冰的淺淺的溪流。馬的蹄子在河底的小圓石上深沉的響着；牠一面走，一面低下頭去喝水，但是騎者鞭策牠前進，於是馬，牠肚皮裏面隆隆的響着，爬上了傾斜的溪岸。

聽到了對面傳來的談話聲和轎子滑板的軋拉的聲響，騎者又勒住了他的馬。這牲口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留神的豎起牠的耳朵，掉轉頭去。鑲銀的胸帶和哥薩克馬鞍的高高的銀質的鞍頭，被月光照着，突然在小路的黑闇裏放出一種白色的耀眼光輝。騎者把韁繩拋在鞍頭上，急速的把那披在他肩上的駝毛哥薩克頭巾拉過他的頭，掩蔽了他的面部，於是趕起他的馬走着快捷的步子。當他跑過了轎子的時候，他又像從前一樣慢步的走。但是沒有脫下他的頭巾。

走到村莊的時候，他向一個過路的女人問：

「告訴我，嬌嬌，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住在什麼地方？」

「你是說雅可夫·洛濟支麼？」

「嗯，是的。」

「那小屋就是，白楊樹那邊那個有瓦屋頂的。你看見嗎？」

「是的，我看見了。謝謝你。」

在那寬敞的，蓋着瓦的小屋外面，他下了馬，牽着馬走進耳門，用他馬鞭的柄輕輕的敲着窗子，叫道：

「老闆雅可夫·洛濟支請出來一下。」

主人，光着頭，上衣搭在肩頭上，走到門口，細察着來客，於是跨過門檻。

「什麼人呀？」他問着，灰色的鬚鬚裏含着微笑。

「你猜不着嗎，洛濟支？留我過一夜吧。我可以把馬安頓在什麼地方，好使牠溫暖一下呢？」

「不同志，我不認識你。你是從區委會來的麼？還是從土地局來的呢？我好像認識你……你的聲音聽來很熟。」

皺起他的剃得光光的上唇，浮現出一個微笑，來客把他的頭巾扯了下來。

雅可夫·洛濟支臉變蒼白了，突然恐怖的四面看了一下，小聲的說：

「大人你從哪裏來？隊長讓我們趕快把馬安頓……在馬廄裏。多少時候了呵，自從……！」

「呃，聲音低一點，時候是很長久了，自從……！你有馬衣嗎？你屋子裏有沒有什麼生客？」

騎者把韁繩交給了洛濟支。馬懶懶的順從着生疏的手的動作，在牠伸長的頸上高高的舉起牠的頭，疲倦的拖着牠的後腿，向馬廄走去。牠的蹄子在木地板上踏得格格作響，當牠嗅到別的馬匹的熟悉的氣味的時候，牠發出噪音的鼻息來。陌生人的手抓住牠的鼻梁，手指敏捷的小心的把潮濕的鐵馬嚼從那被擦傷了的牙床上解除下來，馬感謝般的把鼻子伸進乾草裏。

「我鬆了肚帶，但是讓他涼一點的時候，我再去卸掉他的鞍。」雅可夫·洛濟支說，小心的用一件馬衣披在牲口的背上。當他照料着馬的時候，從肚帶的緊束和皮革的鬆弛上，他很容易的推斷出他的客人是從遠方來，而且那一天趕了不少的路。

「你的麥子多嗎，雅可夫·洛濟支？」

「有一點。我們要先給他水喝了，再喂他。進屋去罷。……我現在不知道該叫你什麼。我們不再用舊的稱呼，而且那用來也不順口……」

主人在黑暗裏為難的微笑着，雖然他知道他的微笑是不會被看到的。

「你可以叫我的姓名。你沒有忘記嗎？」他的客人回答，走出了馬廄，洛濟支跟在他後面。

「我怎麼能够忘記呢？我們一道打敗了德國軍隊，而且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我常常想到你，亞力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但是我們在羅華洛西斯克分別以後，我沒有聽到你一點音信。我想你是同哥薩克們到土耳其去了。」

他們走進了溫暖適度的廚房。來客取下了他的頭巾和他的白色的羊毛帽子，露出一個覆着稀疏的白髮的精悍的，露骨的頭蓋。從他那陡峭的光禿的，狼樣的前額底下，他向房子的四周打量了一番，於是，微笑的細眯着他那雙在眼眶裏嚴肅的閃着光芒的淡青色的小眼睛，他向那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們——女主人和她的媳婦——鞠了鞠躬。

「你們好，嫂嫂們！」他問候她們。

「感謝上帝！」女主人小心的回答，期待的，疑問的望着她的丈夫，好像在問：「你帶進來的這人是誰呀，我們怎樣接待他呢？」

「預備晚飯。」主人簡單的吩咐了，於是請他的客人到客廳的餐桌旁坐下。

客人一面喝着豬肉椰菜湯，一面在女人們面前談些關於天氣和以前軍隊裏的同伴們的閑話。他的巨大的，好像石頭鑿成的下顎，艱難的移動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像一隻在休息的勞苦過度的公牛。晚餐完了，他站起來，在供着沾滿塵埃的紙花的聖像之前作了一回祈禱，於是拂去了他那破舊的緊身的上衣上面的麵包屑，他說：

「謝謝你的款待，雅可夫·洛濟支。現在讓我們談談罷。」

看見主人眉毛一揚，女主人和她的媳婦就急急的收拾了餐桌，退到廚房裏去了。

第二章

眼睛近視，動作遲慢的黨的區委書記坐在桌邊，斜眼望着達維多夫，於是把他的眼睛皺得起了膨脹的褶痕，開始閱讀達維多夫的證書。

窗外，風吹得電線嘩嘩的響；繫在木柵上的一匹馬的背上，有一隻喜鵲斜在一邊的走着，而且在啄什麼東西。風吹亂了喜鵲的尾巴，使牠飛起，但是一會兒又落到了這匹衰老的，消瘦的，無感覺的馬的背上，而且用牠那貪慾的眼睛，勝利的向四周圍望着。破碎的雲塊低低的在市鎮的上面飛馳。間或，傾斜的太陽光線從雲縫中間透漏下來，一片夏天一樣的青色的天空顯露着，這時候，從窗口可以望見的頓河的蜿蜒，河那邊的森林，和地平線上的有着一架細小的風車的遙遠的山脊，帶着一種輪廓畫的動人的柔和。

「那末，你是因為病，在洛斯多夫停留了一下嗎？哦，唔……爲着集體化工作動員的二萬五千人中間，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另外八個人，三天以前就到了。我們開了一次會。集體農場的代表會見了他們。」書記沉思的咬着他的嘴唇。「這裏的情形現在正非常的複雜。全區集體化的百分數是一四·八。而且這中間大部分還不過是共耕社。富農的穀物徵收還很落後。我們非常的需要人。非常！集體農場要求派四十三個工人來，而他們却祇派遣了你們九個。」從他的臃腫的眼皮下，他又長久的，詢問似

的凝視着達維多夫，好像在估量這人的才力一樣。

「那末，你是一個金屬工人嗎？同志很好！你在布特洛夫工廠做了很久嗎？抽一枝煙吧？」他繼續的說。

「這散以後就在那裏。九年了。」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書記看見了他手上的褪了色的藍的黥記，在他下垂的嘴脣角上浮露出微笑來。

「國家的光榮和誇耀，」他說。「那末你在海軍裏面服過務嗎？」

「是的。」

「我看了你手上的錨……」

「我那時年紀輕。你知道……又無知又蠢笨，因此我讓他們毒害了我……」達維多夫憤怒的拉下他的袖子，心裏想：「你留心這些閑事。但是你却不能够留心你自己的穀物徵收！」

書記沉默着，而那慫慂招待的無意義的微笑，立刻從他那病態的胖胖的臉上消逝了。

「你今天就動身，作為區委代表用全力去實行全面的集體化的工作，同志，」他告訴他。「地方委員會最近的指令你讀過嗎？讀過那好，那末，你到格內米雅其村蘇維埃去。你以後可以休息，現在可沒有工夫。你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集體化。那裏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小的農業組合，但是我們一定要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我們組織好了一個宣傳隊的時候，立刻派到你們那裏來。現在你去吧，在審慎的壓搾富農的基礎上去建立集體農場。一定要使村裏一切最窮的和中等的哥薩克都加入集體農場。以後你可以籌措公共的穀物種子，去做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全面積的播種之用。但是特別當心的去幹吧，對中農寬恕一點。格內米雅其有一個由三個共產黨員組織的黨的支部。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前是赤色遊擊隊隊員。」他又咬着他的嘴脣，於是補足的說：「這裏生出了一切自然的結果。懂嗎？政治上他們不大高明，他們容易錯誤。要是碰到任何困難的話，到區委辦公處來罷。我們和村裏還沒有通電話，這是最糟糕的事。還有一點：支部書記是得了紅旗勳章的，他有點粗魯，多角，而且是很尖利的角。」書記用指頭在文件包的鎖上敲着，看着達維多夫站起來了，他更有生氣的補充說：

「等一等，還有一點：每天要打發騎馬的差人給我們送報告來，而且在那裏好好的督促大家。現在，到組織部長那裏去一下，

就出發罷。我吩咐他們把區執委會的馬匹給你使用，就這樣，你要開始一個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奔馳了。我將憑着你所獲得的百分數來評判你的工作。我們要由我們十八個村蘇維埃創造一座巨大的集體農場。一個農業的赤色布替洛夫。」說到這個得意的比喻的時候，他笑了。

「你要我審慎的對待富農。這話怎樣解釋？」達維多夫問。

「是這樣的。」書記浮着一種保護者的微笑。「那裏有繳納了穀物稅的富農，也有頑強的拒絕繳納的富農。對付後者的方法很明瞭：引用穀物徵收令第一百零七條，給他們一種壓抑就是。但是前一種人，情形就要複雜多了。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

達維多夫想了一想，於是答道：「我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

「真是好辦法，同志，那是不行的。那樣的做，你會破壞我們的活動的一切信用。那樣一來，中農會怎樣說呢？他會說：『那就是蘇維埃政府的行徑！他們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迫害農民。』」列寧告訴我們，對於農民的态度要加以認真的考慮，而你却提議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這是幼稚的朋友！」

「幼稚，是麼？」達維多夫臉色變白了。「那末照你的意思說，斯達林錯了嗎？」

「你做什麼扯到斯達林身上去？」

「我讀了他在馬克斯主義者的會議上的演說辭……他們是在那會議上討論農村問題。該死，他們叫什麼呢……農村工作，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農學者麼？」

「是的，正是的！」

「唔，這裏面有什麼道理呢？」

「請把登載他的演說的那張真理報找來吧。」

事務主任將真理報找來了。達維多夫用他的眼睛貪饕的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期待一般的微笑着，書記凝望着他的臉。

「在這裏，你聽！……如果我們的集體化程度還很有限，我們不能清算富農……」接着，這裏是了！但是現在呢？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可以向富農取一種斷然的攻擊，粉碎他們的抵抗，把作爲一個階級的他們清算……」作爲一個階級，懂嗎？那末，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實行第二次穀物徵收？爲什麼我們不能夠把他們像虱子一樣的壓碎？」

書記臉上的微笑消逝了，他顯出很嚴肅的樣子。

「接下去，他就說，清算工作是要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去做的，」他反駁道，「是不是呢？念下去吧！」

「哼，你……」

「你不要『哼』」書記憤怒的回答，連他的聲音都顫了。「你提議怎樣？你要毫無差別的用行政上的處置對付一切富農，縱令是在祇有百分之十四的集體化，而中農又剛剛開始參加集體農場的地區，也要這樣麼？這樣我們可以立刻場台。像你這樣的人，到這裏來，一點也不知道地方上的情形……」書記壓抑了自己，於是平靜了一點，繼續的說：

「你抱着這種見解，你會鬧出很多的亂子來的。」

「那很好……」

「哦，算了吧！要是這種處置是必要而且適合時宜的話，地方委員會一定會直截了當的吩咐我們：『消滅富農！』於是，雷厲風行！我們可以動員民警和整個政府機關。可是目前我們僅僅在人民法庭依據一百零七條，用經濟的處置，部分的處罰那些隱藏穀物的富農。」

「那麼，照你看，雇農、貧農和中農都反對肅清富農嗎？他們都站在富農一邊嗎？要他們反對富農，還得用種種方法去引導他們嗎？」

書記嘩然的關上了他的文件包的鎖，冷淡的回答說：

「你可以隨便去解釋領導者的任何言辭，但是對區負責的是區委書記局和我個人。記着，你到我們派你去的村莊去一定要遵照我們的路綫，不能依照你自己發明的路綫。我沒有工夫和你討論了，我還有旁的事情要做。」他站起身來。

血又猛然的湧上了達維多夫的臉頰，但是他壓抑了自己，回答道：

「我當然要依照黨所決定的路線，而且我用工人的方式坦白的告訴你：你的路線是錯的，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事實如此！」

「我要爲我的工作負責……而且『工人的方式』這種話是已經過時了……」

電話鈴響了。書記拿起聽筒。其他的人們開始到房間裏來了，於是達維多夫就走去見組織部長。

「他有些右傾……事實如此！」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心裏想：「我要再去讀一讀那篇對農學者們的演說……當然我沒有錯，兄弟！對不住！因爲你的寬容，你放縱了富農。在地方委員會，他們說你是一位『能幹的人』，但是你的富農却不按期繳納穀物。壓搾他們是一件事，把他們當做毒物連根拔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你爲什麼不去領導羣衆？」他在心裏繼續的和書記爭辯。和平常一樣，他最能說服人的理由總是事後才想起來。在辦公室，他因爲興奮和激動，僅祇抓住了最初湧到他腦裏來的反駁理由。他該冷靜一點。他從結着冰的污水裏激澣而過，在廣場的牛糞的冰塊上一步一滑的走去。

「可惜我們結束太快，要不然我一定制服你了！」他大聲的說。接着，當他看見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女人臉上浮着微笑的時候，他漸入於忿怒的沉默中了。

達維多夫趕到「哥薩克與農民之家」，拿了他的提包，他想起那裏面主要的東西，除了兩套換洗的襯衣、短襪和一套衣服以外，就是螺旋鈕、小鉗、大鉗、彎腳規、螺絲鉗和他從列寧格勒匆匆帶來的旁的簡單器具。他微笑了。「見鬼！這些東西真用得着！」他想，「我原以爲我要親身參加集體農場裏面去，而且還得修理耕種機。而這裏却什麼耕種機也沒有。看樣子好像我要作爲一個組織者在這區裏奔走了。也好吧，我要給他們一種集體農場的銀鍊！」他把提包拋上櫃子的時候，這樣的下了決心。

用燕麥飼養的區委會的馬匹，很輕易的拉着那背後塗了燦爛的彩色的轎子走去。差不多還沒有走出市鎮，達維多夫就凍得發抖了。他用他的大衣的多毛的羊皮領子包着臉，將帽子拉得遮過眼睛，都沒有効。風和潮濕的雨雪透進他的衣領和衣袖，使他冷得戰慄起來。在那雙輕便的、城市用的舊靴裏，他的腳特別的感到冰凍。

從市鎮到格內米雅其村，伸展着二十八版羅米突長的幽靜的隆起的山脊。被那融化的獸糞染成了褐色的車路是在山頂上。四面，拖着雪的處女地，一望無邊的展開着。在路旁，苦蕒和薊的疏疏落落的梢尖，慘澹的披靡着。祇有從山峽的斜坡上，大地用

那小小的黏土的眼睛，觀看世界。那裏，被風吹打着，雪聚集不起來。但是在山峽和山谷的深處，都滿滿的充塞着凝固的積雪。達維多夫跳下橇子，吊住橇子的脅板，跑了一些時候，竭力想使他的兩隻腳溫暖起來。於是又跳上去，縮做一團，漸漸的打起噓睡來了。橇子滑板呼嘯着，馬蹄鐵上的尖釘插進雪裏，發出乾燥的沙沙的聲音，右轆的橫木軋拉的作響。有時，從他那覆着白霜的眼皮下，面，達維多夫看見從路上奮然飛起的白嘴鴉的翅膀，像紫色的夏天的閃電一樣，在陽光裏閃耀着。於是一種愉快的睡意又使他的眼睛閉着了。

他被那像虎頭鉗一樣緊挾着他的心臟的寒氣冷醒來了。睜開眼睛，透過他的淚水的閃爍的虹色，他看見那冰冷的太陽，靜默的草原的莊嚴的空曠，地平線的絨邊上面的鉛色的天空。在附近一個小丘的白色的丘頂上，有一隻毛色好像火燄一般的赭黃色的狐狸。牠立在後腳上，於是身軀一扭，跳躍起來，前腳撲在地上，用腳爪掘進地面裏去，牠的身軀全裹在銀色的塵埃裏。剩下牠那尾巴，像深紅的火燄的舌頭一樣，弛鬆的，柔軟的橫在雪上。

他們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到了格內米雅其村，有幾輛空的雙馬橇子停在村蘇維埃的寬闊的院子裏。七八個哥薩克聚集在門口，在抽着煙。毛皮上凝結着一層汗的馬匹，在他們的面前停下了。

「晚安，公民們！馬廄在什麼地方？」達維多夫問。

「你好！」一個年老的哥薩克，把他的手舉到兔皮帽子的邊緣，向大家回答。「馬廄在那裏，同志，在那蓋着蘆葦的茅棚下面。」

「停到那裏去，」達維多夫吩咐車夫，於是，他跳下橇子，是一個矮胖結實的軀體。用手套擦着他的臉頰，他跟着橇子走去，哥薩克們也都走向馬廄去，他們不明白這位顯然是一個公務人員，而講話又帶着重濁的北俄口音的新來者為什麼跟着橇子走去，而並不一逕走進蘇維埃。

一陣尿糞的蒸氣從馬廄的門裏蕩漾出來。車夫勒住了馬。達維多夫很有自信的着手從挽革上解下橫木來。圍繞着他的一羣哥薩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位披着一件女人穿的羊皮衣服的老頭子一面擦掉他的鬍鬚上面的冰柱，一面狡黠的眯一眯眼睛，說道：

「當心，不然他要踢了，同志！」

達維多夫鬆了馬尾下面的革帶，於是，凍紫了的嘴唇上浮着微笑，露出一個缺牙齒，他轉向着老頭子說：

「我做過機關槍手，老爹，我想我是可以控制這幾匹小馬的。」他說。

「你這個掉了的牙齒，是馬踢掉的嗎？」一個黑得像烏鴉一樣，鬚曲的鬍鬚一直生到了鼻孔裏的哥薩克，這樣的問。其他的人和善的哄笑起來，而當達維多夫敏捷的取下項圈的時候，他也打趣的說道：

「不，我的牙齒是在多年以前有一次醉酒的時候弄掉的。但是沒有牠，還要好些。娘兒們不會害怕我咬她們了。是嗎，老爹？」他們愉快的容受了這個打趣，老頭子假裝惋惜的搖搖他的頭。

「我也不能再咬了，我的孩子。我的牙齒老早掉了！」

黑鬍鬚的哥薩克像種馬一樣的狂笑着，露出他的雪白的牙齒，勒住他那緊緊的圍在他的哥薩克上衣上面的大紅腰帶，好像是害怕笑破了他的肚皮一樣。

達維多夫拿出香煙來請大家抽，自己也點了一枝，於是向村蘇維埃走去。

「在那裏你可以找到主席。我們黨的書記也在那裏。」老頭子緊緊跟在達維多夫後面，這樣的說。其他哥薩克把香煙兩口吸完，也跟在他的後面。他們很高興，新來者並不像從來從區委會來的人們一樣，他沒有一跳下轎子，就挾着皮包衝過他們，衝進蘇維埃，却幫着車夫卸馬具，顯露出他駕馭馬匹的熟練。但是同時他們非常驚訝。

「去照管馬匹你不覺得辱沒了你嗎，同志？這不是公務人員的工作，是不是？車夫做什麼的呢？」黑鬍鬚哥薩克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這樣的問。

「在我們看來，這是很奇怪的呢，」老頭子告白着。

達維多夫來不及回答。

「呵，他是一個五金匠！」一個年輕的，生着黃色鬍鬚的小個子的哥薩克帶着幻滅的聲調叫出來，指着達維多夫的手，因為和金屬接觸，他的手掌變成了鉛色，指甲上有着舊傷痕。

「金屬工人」達維多夫糾正他。「但是你們到蘇維埃裏面去有什麼事？」

「我們很感到興趣，」老頭子代替大家回答他，停步在階台的最下一級的上頭。「我們很想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要是爲了穀物徵收而來的話……」

「是爲了集體農場的事情來的。」

老頭子發出一聲長長的怨恨的口嘯，首先離開了門口。

天花板很低的房間裏，強烈的發出融着雪的羊皮外套和柴灰的酸味的暖氣。桌傍，站着一個高大闊肩的男子在挑轉着燈盞的芯，臉朝着達維多夫。「紅旗動章」的深紅絲帶在他的茶褐色的襯衫上可以看見。達維多夫猜想着他就是格內米雅其黨的支部書記。

「我是區委代表。」他說。「你是支部書記嗎，同志？」

「是的，我就是支部書記。我叫拉古爾洛夫。請坐，同志。蘇維埃主席馬上就會來。」拉古爾洛夫用拳頭在牆壁上敲了敲，隨即走近達維多夫。他的胸部寬闊，有兩條騎兵式的，向外彎曲的腿子。在他那瞳孔特別大而且看去好像塗了油一樣的黃色眼睛的上面，長着彎彎的黑色的眉毛。要不是短小的鼻子的鼻孔，過於貪食一樣的裂開着，和眼睛上面有混濁的薄膜的話，他那種酒脫而又堅定的男性的容貌，一定是很漂亮的。

一個矮胖的哥薩克從隔壁房間裏走出來，他戴一頂灰色羊皮小帽在腦後，穿一件軍用布料做的短衣，條紋布做的哥薩克短褲，統在白色羊毛的長襪裏。

「這就是蘇維埃主席，安德烈·拉茲米推洛夫。」書記說。

主席微笑着，用他的手掌摩撫着他的金色的鬚曲的鬚鬚，莊重的向達維多夫伸出他的手。

「你是誰？」他問。「區委代表嗎？呵！你的證書……你看過了麼，瑪加爾？你大概是爲了集體農場問題來的吧，我想？」他帶着一種天真的放任，審量着達維多夫，不停的閃着他那好像夏天的天空一樣清碧的眼睛。一種忍耐不住的期待的神情，很清楚

的掠過他的微黑的，很久沒有修飾過的臉。他的前額上橫着一條青黑色的彎曲的傷痕。

達維多夫坐在桌邊，把那關於提前兩個月全部集體化的問題黨所決定的工作告訴他們。而且提議，就在第二天要召集一個貧農和活動分子的會議。

拉古爾洛夫把地方的情形對他說明，特別將格內米雅其共耕社的情形告訴了他。他說話的時候，拉茲米推洛夫留心的傾聽着，間或插一句嘴，沒有把他的手從他那微微漲紅着的臉上拿開。

「我們這裏有了一個共耕社，」拉古爾洛夫帶着顯然的激動說，「而且我告訴你，工人同志，這不過是集體化的一個笑柄，政府的一種絕對損失。裏面有十八家農家，全是貧農裏面最窮的。這一切有什麼結果呢？這的確是一個笑柄。開始的時候，十八家農家，一共只有四匹馬，兩頭公牛，要養活一百零七個人。他們將怎樣過活呢？不錯，他們可以得到購買機器和家畜的長期借款，他們拿到了借款，但是，雖然是長期的，他們也不能償還。我告訴你爲什麼吧，要是他們有一架耕種機的話，那就不同，但是他們沒有用牛，你是不會很快致富的。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他們的政策是錯誤的，我早想解散他們，因爲這好像一隻生病的小牛一樣的躺在政府的下面，很會吃奶，却並不長大。他們心裏想：『他們總歸會幫助我們的，而且他們也不能夠要我們還債。』這樣，他們的紀律就完全粉碎了，而共耕社不久就要壽終正寢。要大家都加入集體農場，這是一個好主意。那將是天堂，不是地上的生活！但是，哥薩克都是一些蠢貨，我告訴你，他們應當被壓服……」

「共耕社裏有黨員嗎？」達維多夫問，把他們兩個都看了一眼。

「沒有，」拉古爾洛夫回答。「一九二〇年我參加了一個公社，但是因爲裏面的分子，有許多很自私自利，不久，就四分五裂了。我拋棄了我的財產。我憎恨一切財產，因此我把我的牛和家具通通交給了鄰近的一個公社，這公社現在還存在，但是我的老婆和我什麼也沒有了。拉茲米推洛夫不能夠做榜樣：他是一個鰥夫，他祇有一個老母親。要是他去參加公社的話，責罵會好像栗子殼一樣的刺他。他們會說：『他要把他的老母親推到我們身上來了，而他自己也不下田做工。』在這裏，我們得小心。我們支部的第三個黨員——他恰恰出去了——他祇有一隻手，打禾機軋掉了他另外那隻手。他不願意參加共耕社；他想，他們沒有他，已經要養活够多的人了。」

「是的，我們的共耕社是很糟糕的。」拉茲米推洛夫證實着。「牠的主席，阿卡西卡·羅斯葉夫是一個壞經理。他們真算選了一個最好的人！我們應當承認，這件事我們也有錯。我們不應當讓他擔任這個職務。」

「爲什麼不？」達維多夫一面瀏覽着富農的財產目錄，一面這樣的問。

「因爲他是一個有毛病的人。」拉茲米推洛夫微笑着說。「他生成是一個商人。這就是他的毛病所在的地方：他把一切東西買來賣去。他把共耕社完全破壞了。他們買了一頭純良的種牛，他決心用牠去換一架自動腳踏車。他哄騙着社員，一點也不和我們商量，他立刻從區鎮上買了一輛自動腳踏車回來。我們嘆着氣，抓着我們的頭，買是買來了，却沒有人能够駕駛。而且牠們要牠有什麼用呢？這如果不是悲劇，倒真是一幕趣劇哩。他把牠帶回鎮上去。那裏的內行看了看說：『丟了牠還要合算一點。』牠缺少了好些只能到工廠裏去配的零件。他們原應該選雅可夫·阿斯特洛夫羅夫做主席的。他很有智謀。他從克拉斯洛德採來了一種比較好的新麥種，這麥種就是最天乾的天氣，也能够生長。他的秋耕地，常常保留着雪，他的收穫總是村裏最好的。他也飼養着最上等的家畜。我們要他納稅的時候，他有點埋怨。但他是一個好農民，他得過農業部的褒獎書呢。」

「他好像是鵝羣裏面的一隻野雁，始終是獨立的，和別人疏遠的。」拉古爾洛夫懷疑的搖搖他的頭。

「不，他不是很好的。」拉茲米推洛夫確信的斷言着。

第三章

雅可夫·洛濟支·阿斯特洛夫羅夫的從前的司令官波羅夫則夫隊長來訪他的那個晚上，兩個人談了很久。在格內米雅其村，雅可夫被人看做在用心和行動上都像狐狸一樣狡猾的非常聰明的男子，但就是他，也不能避免村裏爆發的劇烈的鬥爭，因爲像漩渦一樣，鬥爭把他捲入了事件的中心。從那一天晚上起，他的生活開始走下危險的斜坡。

晚餐以後，雅可夫·洛濟支取出他的煙袋，坐在箱上，疊起他的穿着厚厚的羊毛長襪的兩條腿，開始傾吐多年來悲痛的堆積在他心裏的一切。

「有什麼好說的呢，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他說。「在這樣的年頭裏，生活沒有一點興味和樂趣。哥薩克開始重新建立他們的農場，而且富裕起來了。在一九二六年甚至於一九二七年，賦稅都還比較可以負擔。但是現在又壞起來了。你們區裏的情形怎樣？那裏談到了集體化的事情沒有？」

「談起了的。」客人簡單的回答着，舐了舐香煙紙，從眉毛下面注意的凝視洛濟支。

「那末，爲了這歡喜的歌曲，到處都在淌着眼淚嗎？」洛濟支說，「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事情講給你聽。我是一九二〇年退伍回來的。我的四匹馬和我所有的財物都丟在黑海邊。我回來時祇有一個空屋子。從那時候起，我從朝到晚的工作。最初，同志們用他們的穀物徵發來麻煩我，搜括了我所有的穀物。從那時起，我所遭受的侵害，我簡直計算不清。不過，我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他們每給你一次侵害的時候，就會給你一張使你忘記的收據。」他站起來，手探到鏡子背後，拿出一束紙頭，於是，剪短了的鬚鬚裏露着微笑。「這裏就是他們一九二一年拿去的東西的收據，我繳納了穀類、肉類、牛油、毛皮、羊毛和家禽，我把所有的公牛通通交給了徵收處，這裏是單一農業稅的收據，這裏是地方稅的收據，而這裏是保險費的收據。烟突裏冒出來的煙和家畜活的站在院子裏都納了稅。這樣的紙頭，我快要裝滿一袋了。」一句話，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活着，靠土地養活我自己，也養活我周圍的人們。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剝掉我的皮，可是每一次我都長出一層新皮來。開始的時候，我有一對小公牛，牠們長大了。我將一隻用一種很好的價錢賣掉了，換了肉，但是我又用我的老婆的縫衣機再買了一隻。過了一些時候，在一九二五年，我自己的母牛又產了一對母牛，因此我有了兩對公牛和兩隻母牛。他們沒有褫奪我的選舉權，但是以後，他們把我算在中農和富農之間了。」

「你有馬嗎？」他的客人問。

「等一等，我要把我的馬的事情告訴你。我從一個鄰人那裏買到一匹頓河良馬所產的週歲小馬。（這是全村剩下來的唯一的一匹。）小馬長得很好看，不十分高，軍隊拿着沒有用，矮了一吋，但是元氣格外的好，在區的農業生活展覽會裏，她得到了獎品，和一張良馬證書。我開始聽從農業監督的話，採用適當的輪種法，而且，好像看護生了病的妻子一樣的看護我的土地。我的玉蜀黍是全村最出色的，我收了最好的收穫。我按照化學的方法去處理穀物，用方法把雪保留在我的田裏。犁過田以後，我立刻播下春天的種子，並沒有什麼春耕，我的播種以後的休耕也是最早的一句話，我成了一個科學的農人，而且我得到了區農業部的

一張獎券，看吧。」客人急急的瞥着雅可夫所指的方向，看見一封嵌在木框裏的蓋着臘印的信，掛在聖像和伏羅希洛夫的肖像的旁邊。

「是的，他們給了我那一封信，巡視員還把我的優良的小麥拿了一把去給洛多夫的當局看。」雅可夫·洛濟支自負的繼續說。「我回家的第一年，播種了五公頃，以後，世道好了一點的時候，我就更加彎着腰來苦幹了。我播種十二公頃，以後是二十公頃，甚至三十公頃，想一想吧！我的工作，我的兒子和妻子也工作。我僅僅在最忙的季節請兩回雇工。在那些年間，蘇維埃政府的指令是什麼？儘量多種罷！於是，我播種直到背脊都快要折斷了，正直的基督！而現在，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的朋友，相信我把，我害怕，我害怕爲着我的三十公頃，他們會爲難我，叫我做富農。我們的蘇維埃主席，赤色遊擊隊同志，拉茲米推洛夫，是他害得我陷入了這種罪孽的，他真該死『種吧』他常常說，『儘你最大量的播種吧，雅可夫·洛濟支！幫助蘇維埃政府，牠現在需要穀物。』我那時很懷疑，但是現在我才明白，他的那個最大量，是要把我的腿子縛在我的頸上。上帝保護我！」

「你們的村子裏，有人簽名加入集體農場嗎？」客人問。他站在睡榻的旁邊，兩隻手反背在後面，他的肩膀很寬，頭很大，像一袋穀物一樣的結實。

「集體農場麼？這個到現在爲止，他們還沒有十分騷擾我們，但是明天有一個貧農會議。這是在日落以前他們四出告訴大家的。從聖誕節以後，他們就談到了這個，『加入！』加入！此外沒有什麼。但是大家都乾脆的拒絕了，沒有一個人簽名。誰會去自己害自己呢？我想他們明天又要繼續的叫了。他們說今天晚上，區裏來了一個工人。他將強迫我們通通加入集體農場。我們的末日到了。我建立了我的農場，我的背駝了，我的兩手起了硬殼，而現在，我得把一切歸入公共財產。我的家畜，穀物，家禽，連我的家一道麼？那就是說，把你的老婆交給別人，自己却去逛簪子，就是這樣。請你自己判斷吧，亞歷山大·安利辛莫維支，我要把我的兩隻耕牛（另外兩隻，我設法賣給了鮮肉合作社），我的一匹懷孕的母馬，我的全部傢具和穀物交給集體農場。而另外一個人僅僅交出他的褲褲子。我們兩人都交出了我們所有的，所以我們要平分利益。這對於我，不算公平呢？另外一個人也許整整的一生，躺在火爐邊上，夢想得到一個農場，而我……但是談牠有什麼用呢？唉！」於是，他用他的多毛的手的邊緣在他的喉管上擦過。「唔，再不要提起這些了吧。你怎麼樣？在一個衙門裏做事呢，還是當一個工匠？」

客人湊近雅可夫·洛濟支，在長凳上坐下，開始捲製另外一枝香煙。他眼睛牢牢的盯着香煙盒，雅可夫凝視着他的客人的舊上衣的緊領，那嵌進了他的黝黑的臃腫的頸項，使喉核兩邊的筋路突現出來。

「你在我的中隊服務，洛濟支……你可記得我想是在埃及推里洛達爾退却的時候，我曾經和哥薩克們談論過蘇埃維政府？在那時候，我就警告了他們，你記得嗎？『你們大錯特錯了，夥伴們！』我說，『共產黨員會壓扁你們，把你們扭進羊角尖裏去，我們應當覺悟，要不然，會太遲了！』」他沉默了，他的碧綠的眼睛裏針頭一樣的小小的瞳孔收縮着，於是他浮起一個輕淡的微笑。「我對不對呢？我沒有和其他的人一道離開羅華洛西斯基。我沒有能够那樣做，義勇軍和聯軍出賣了我們，拋棄了我們。我加入紅軍，被派去指揮一個騎兵中隊，但是在開到波蘭前線去的路上，他們有一個淘汰和考查以前的軍官的委員會。那委員會會撤消了我的職務，逮捕了我，把我送到了革命法庭，同志們無疑的會將我槍決，或者判處徒刑送到集中營去的。你想是爲了什麼？一個從我的家鄉來的畜生告訴他們說處死波德推可夫的事我也參與的。在解我到法庭去的路上我逃走了……我改名換姓，藏匿了很久。但是在一九二三年我回到了我的村裏。我設法保留了那表示我曾經做過赤色指揮官的文書，找着了許多朋友。一句話，我活下來了。最初他們把我送到了頓河地方的非常委員會去，但是我設法跑了出來，做了教員。一直到最近，我都在教書。但是現在……現在，我在做別的事。我是到烏斯托霍浦爾去辦理些瑣事，順便進來看你，我的軍隊裏的老同伴。」

「那末你做了教員嗎？那末……你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你讀了書，告訴我現在要發生什麼事？集體農場的事情會引着我們走到那裏去？」

「走到共產主義，兄弟！走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我讀過卡爾·馬克斯，也讀過有名的共產黨宣言。你可知道集體農場的事情會弄成怎樣的結局麼？開始是集體農場，但是以後要成爲公社，要完全消滅私有財產。不但是你的公牛，連你的孩子也要從你身邊搶去，由國家收養。一切都要充公。孩子，老婆，茶杯，湯匙。你高興吃通心麵和鵝的內臟，但是他們會給你酸啤酒。你會變成綁在土地上的農奴。」

「但是假如我不願意呢？」

「他們連問也不會問你。」